



似水流年

难忘黄杨尖的军旅岁月

董勇根



光阴荏苒，卸甲离营已五十七载。回望舟山黄杨尖的军旅岁月，山海迢递，一往深情，久久难忘。

1964年8月末，我接到调令，赴驻舟某部黄杨尖支队履职。我与战友谢春玉结伴同行，一路辗转颠簸，抵宁波乘渡轮，这是我第一次渡海。轮船鸣笛离岸，海风拂面，遐思舟山何许光景。傍晚，客船停靠定海码头，街边灯火流光，一派繁华景象，与我登岛前想象中的截然不同。

次日，搭乘前往沈家门的班车抵达东荡田。前方一座高山映入眼帘，便是黄杨尖。我们背负行囊走完蜿蜒土路，再顺着山坳小径艰难攀登，行至半山腰，只见一排拱型营房，经打听方知，我们的营区仍需向上百余米，经跋涉终于抵达本部。

听说山上工作、生活用电原本全靠柴油发电机供电，后来在当地政府鼎力协助下，输电线路架通，彻底解决柴油运输上山的难题。但食堂的米面、煤炭，仍然依靠人力搬运。部队每月两次用卡车将物资运送至山下，再由全体官兵徒步背负上山。山路崎岖，战友们奋勇争先：身强力壮的战士独自扛起百斤米袋，两人合力抬运大米。我扛起一袋面粉，起步轻松，行至中途便大汗淋漓、体力不支，全凭一股韧劲咬牙坚持，终将面粉扛至食堂。

1965年暮春，部队开展营区绿化工作，全体官兵一同植树。我亲手栽下十余株马尾松，松苗生命力强，大多都成活。数年后，我离别时，小树苗已至人高。离别前夕，我走到树下告别，微风拂过，松针轻摇，似与我依依惜别。

9月，部队联合展茅公社中学举办军民联谊会。男教师登场表演二胡独奏，女教师一曲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，将气氛推向高潮。我方官兵亦轮番献艺，一名战友独唱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，全场齐唱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，欢声笑语间，洋溢着浓浓的军民鱼水情。

食堂用水全靠蓄水池，官兵洗

漱洗衣，只能到食堂下方山坳的山泉小潭。潭水澄澈，水底栖着数尾通体乌黑、四足长尾的小娃娃鱼。夏日冲澡清凉舒爽，寒冬则冰水刺骨。队里一位老战友，每日清晨凿开冰面，身着短裤沐浴，口鼻不断呼出白气，几番冲洗神色自若，一旁围观的人，看得都止不住直打寒颤。为解决官兵洗澡难题，支队决定自建浴室。全员动手，平整地基、肩挑背扛搬运建材上山，联络高峰大队派员进场施工，短短一月，浴池房屋全部落成，山上终能洗上热水澡。

为破解物资运输困境，部队于1966年3月申请修建上山公路，迅速获批。工程由舟山工程兵部队负责勘测、设计与施工，历经数月奋战，9月，盘山公路全线竣工通车，彻底终结物资全靠人力背运的历史。

次年5月，部队组织爱民助民活动，官兵砍柴送下山，缓解村民烧柴困难。柴薪分发至路下徐村各家，村民们盛情款待我们。依照部队纪律，司务长提前备好粮票与现金，逐户结算，绝不白吃群众一餐饭。

我们的值班营房设在黄杨尖东侧主峰，坐拥绝佳山海景致。天朗气清时，清晨远眺沧海，一轮红日缓缓升腾，整片海面被霞光染成赤红。“晨观沧海红日，暮赏山海皓月”，是驻守此地独有的惬意日常。轮休夜晚，我与老战友盘坐岩头促膝长谈。待到皓月升上海面，幽蓝海面铺满清辉，一轮明月凌空高悬，万顷碧波散落点点银光，夜色温柔静谧。

黄杨尖四季风光各有韵味：春日群山铺满青翠，宛若碧毯；初夏烟雨连绵，浓雾缠绕层峦；秋风过境，山野草木丹黄交错；隆冬大雪纷飞，群山银装素裹。常年居于平地之人，难见这般如诗如画的山海胜景。

退伍返乡数十载，我始终魂牵梦萦黄杨尖。一幅幅山海动人图景，尽数封存于记忆深处。纵然相隔千里山水，也斩不断我对舟山黄杨尖无尽的思念——我最好的青春年华，永远留在了黄杨尖。

方寸虚构

病床前的军礼

曼或

老李是四川人。年轻时是部队里出了名的美男子，剑眉星目，鼻梁高挺，穿上军装往那儿一站，姑娘们的目光能在他身上烧出洞来。唱歌的时候嗓门能掀翻屋顶，唱《打靶归来》能把全楼的人都唱得热血沸腾；那时的老李，一顿能吃两大碗回锅肉，喝半斤白酒，脸不红心不跳；那时的老李，走起路来咚咚响，楼下的一听脚步声就知道，老李回来了。

这样的老李，突然就毫无征兆地躺在病床上，人事不知。老部下、老同事、老街坊，一拨接一拨地来，站在床边看一会儿，叹口气，摇摇头，又轻手轻脚地走了。老李的夫人守在床边，熬得眼睛里都是血丝。可老李呢，大多数时候闭着眼，偶尔睁开，也是茫然地看着天花板，眼珠子动都不动一下。

就在大家都快绝望的时候，病房里来了几个操着四川口音的老头。

打头的那个姓王，是老李当年在四川当兵时的老班长。他们几个老战友在微信群里听说老李病倒了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越说越揪心。最后老班长一拍桌子：“走！去看他！”

五个老头，加起来大概380岁，开着一辆吉普车，从四川成都出发，一路往东。硬生生开了两天两夜，赶到了舟山的医院。

进病房的时候，几个人都有点发懵。那个魁梧高大、声如洪钟的老李，怎么鼻子里插着氧气管，手上连着输液管，整个人小了一圈，像一棵被抽干了水分的老树。

几个人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老班长走到床边，俯下身，用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话，轻轻地喊了一声：“老李，李建国，我是老王啊！老班长来看你了。”

老李的眼皮纹丝不动。

旁边一个瘦高个的老兵凑过来，声音有点抖：“老李，我是赵三娃啊，你忘了？当年你还偷过我的咸菜坛子！”

还是没反应。

几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说话了。病房里只有监护仪滴滴的声音，一下一下，敲在人心上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老班长深吸一口气，拉了把椅子在床边坐下。

他说起1969年的冬天，他们新兵连在山沟里训练，雪下得齐膝盖深，老李年纪最小，冻得直哭，半夜里偷偷钻到他被窝里取暖。说起有一次演习，老李脚崴了，硬是咬着牙走完了五公里越野，到终点的时候，鞋里全是血。说起他们一起在炊事班帮厨，老李偷了半块腊肉，几个人躲在仓库里分着吃，被连长抓了个正着，罚站了一整夜。

说起老李当年有多俊，全团的姑娘都偷偷看他；说起老李唱歌有多好听，每次联欢晚会都是他压轴；说起老李当年要不是因为表现好被调走，他们本来约好

了一起退伍回老家。

老班长说着说着，声音就哽咽了。旁边几个老兵也红了眼睛，你一句我一句地插话，把那些埋在记忆深处的往事，一件一件地挖出来。那些事，琐碎得很，细小得很，可每一件都带着青春的温度，带着岁月的重量。

他们说了快两个小时。就在他们说得口干舌燥，准备起身告辞的时候，病床上的老李，手指忽然动了一下。

紧接着，他的眼皮颤了颤，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

那双眼睛，浑浊了好几天的眼睛，此刻竟然清明了起来。他的目光扫过病房里的几张脸，从老班长到赵三娃，再到另外几个老战友，一张一张地看过去，看得很慢，很认真。

然后，他的嘴唇动了动，发出了几个含混的音节。

老李夫人赶紧凑过去：“老头子，你说啥？”

老李又动了动嘴唇，这一次，声音清晰了一点：“……老班长？”

老班长的眼泪“唰”地就下来了。他一把抓住老李的手，“是我！是我！老李，你认出了我？”

老李的嘴角微微向上弯了弯，像是想笑。他的目光在几个老战友脸上来回移动，嘴唇翕动着，像是有千言万语，却又说不出来。

天色渐晚，最后还是老班长开了口：“老李，我们得走了，你好好养病，等你好了，我们再来看你。”

老班长站起来，退后一步，站直了身子，目光炯炯地看着病床上的老李，缓缓地、郑重地举起了右手。

指尖停在太阳穴旁。一个标准的军礼。旁边的几个老兵，几乎是同时，也举起了右手。

五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站成一排，向病床上那个同样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敬了一个军礼。他们的背已经有些驼了，他们的手已经有些抖了，他们的军装早就脱了几十年了，可那个军礼的姿势，依然标准，依然庄重，依然带着千钧的重量。

老李看着他们，他的眼睛，一点点地亮了起来。

那是一种从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光，是一种被岁月掩埋却从未熄灭的光。

然后，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，老李缓缓地、艰难地却坚定地，把右手举到了自己的太阳穴旁。

一个军礼。一个回敬的军礼。

老班长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。他咬着牙，不让自己哭出声，可肩膀却控制不住地发抖。其他几个老兵也都红了眼睛，却没有一个人放下手。

他们就那样站着，互相敬着礼，像五座雕像，像五棵老树，像五面历经风雨却依然飘扬的旗。

那天以后，老李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老李夫人说，他睡着的时候，嘴角是带着笑的。